

外国历史小丛书



共产主义运动的 五个国际组织

合订本

WAIGUO LISHI XIAOCONGSHU

外国历史小丛书

共产主义运动的五个国际组织

合订本

商务印书馆

1994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文光

封面设计：姜 樾

版面设计：毛尧泉

外国历史小丛书

GÖNGCHÄNZHÜYÌ YÜNDÖNG DE

WÜGÈ GUÖJÌ ZÜZHÌ

共产主义运动的五个国际组织

合 订 本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32-8/K · 311

1994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4千

印数 1100册

印张 8 1/8

定价：6.10元

编者的话

外国历史小丛书是一套专为普及外国史知识而出版的通俗读物。其选题广泛,内容丰富,力求反映出外国历史的主要方面和基本概貌,主要包括:古国王朝、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专题史话。在编写上力求史实准确,通俗生动,篇幅短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从1986年起,我们将已出的小丛书略作修改与部分新稿一道按内容分类编为合订本,陆续出版。

本书收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5本书。阅读这些书,不仅可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组织的历史状况,而且可以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这套丛书自1961年起先后由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和陈翰笙先生主编,迄今已跨过30个年头(“文革”10年停出)。由于时间长,选题和作者变化多,现编为合集只能做小的修改,而选题分类、文字风格等难求美备,敬希读者见谅。

目 录

- 共产主义者同盟 张友伦 (1)
- 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 二 “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16) 三 改组同盟的努力(28) 四 科伦审判案(38)
- 第一国际 张友伦 (51)
- 一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第一国际(53) 二 第一国际的创立(61) 三 对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66) 四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81) 五 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胜利,伦敦代表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87) 六 第一国际的精神万古长存(91)
- 第二国际 张友伦 (95)
- 一 为建立第二国际而斗争(97) 二 第二国际初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07) 三 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10) 四 第二国际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14) 五 列宁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122) 六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137) 七 第二国际的历史地位(143)
- 共产国际 唐海军 (147)
- 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摇篮和基地(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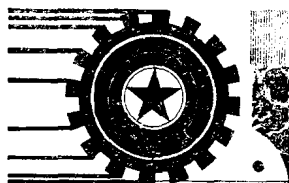
- 二 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165)
- 三 充满争论和斗争的国际组织(174)
- 四 反法西斯的先锋与支柱(182)
- 五 历史使命的完结(192)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冯 健 (195)

- 一 战后冷战加剧(197)
- 二 情报局正式成立(206)
- 三 苏南冲突爆发(214)
- 四 南斯拉夫遭开除(232)
- 五 情报局宣告解散(242)

共产主义者同盟

张友伦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段出自《共产党宣言》的话，人们都很熟悉。每当读到它的时候，总是受到感染和鼓舞。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概括了100多年前一支小小的无产阶级战斗队的奋斗目标。它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内部，聚集了一批追求真理，英勇不屈的战士。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和关怀下，组成了这个无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对同盟抱有很大希望。同盟也用行动证明，它不愧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本章就是要向读者介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简略历史。

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支不大的战斗队虽然不过四、五百人，但他们都是第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它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必须具备充分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无产者从存在的那天起就同老板们处在对立的地位。但是要把个人的对立转变为工人运动却是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工业革命初期，虽然已经出现工厂工人，但人数很少，同小生产者的联系没有完全割断。阶级关系没有发展到一目了然的程度。他们不知道造成贫困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却以为机器在排挤他们，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一涌而上，砸碎机器，捣毁厂房，来发泄心中的愤怒。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动。历史上把它叫做“鲁德运动”。因为第一个起来砸碎机器的工人名叫鲁德，运动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19世纪30和4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有了一个力量雄厚的工业无产阶级。法国和德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不占多数，但已成为工人队伍的核心力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欧洲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把斗争锋芒指向资产阶级。法国里昂工人曾举行两次起义。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英国工人发动著名的宪章运动，为争取政治平等和经济权利而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大陆和英国都出现了一些分散的、幼小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团体。思想敏锐的工人活动家们开始感觉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并且极力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都打起自己的招牌，拿出形形色色的灵丹妙药来拯救人类。除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外，还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

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出现比较晚的，而且不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拥护它。究竟谁的主张正确？必须在实践中去鉴别、检验，才能找到答案。

第一个最有希望的无产阶级组织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开始同盟只是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后来，同盟在参加布朗基四季社发动的起义中遭到失败。它的中心从巴黎迁移到伦敦，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相继建立支部，成为当时唯一的国际性的工人团体。

正义者同盟有自己的思想家和指导思想。那就是威廉·魏特林和他的平均共产主义。1838年和1842年，魏特林的两部书《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相继出版。这两本书详细地说明了他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使它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并且刊印成著作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魏特林主义。魏特林认为，劳动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铲除这种不平等，实行财富共有共享，保障“一切人的平等的生活地位”和人类的“无忧无虑和友爱”。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实际上是正义者同盟的思想纲领，受到大多数盟员的热烈拥护。成百的工人捐助印刷费，使第一次印数达到2000册。魏特林本人深为这种热情所感动。他回忆说：“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他们为我劳动，我为他们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因

此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并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们的作品”，“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力量。”^①同盟的著名活动家、医生艾韦贝克还在这本书未出版前就预言说：“这本书要和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样发挥作用……”。

魏特林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某些聪明人的发明。魏特林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生怕别人抢走他的发明权。恩格斯嘲笑他说：魏特林自以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面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付药方。”^②但是，魏特林比空想社会主义者高明。他承认暴力手段的作用。不过，这种暴力手段不是大多数人民群众所采取的暴力手段，而是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同时，他也不排斥和平的渐进的道路。他说过：“革命是我们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

魏特林主义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指导同盟的行动和加强同盟的团结方面起过重要作用。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说：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

^① 威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7—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页。

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①

同时，由于魏特林主义的种种弱点，“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很快就在同盟内部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同魏特林主义融合在一起，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布朗基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同盟的组织原则上，使它成为一个密谋性的团体。同盟凭老盟员的介绍秘密地接受会员。结果把大多数人排斥在外。同盟完全采取秘密活动的原则，只保持上下级组织的联系。各支部之间不通声息。同盟缺乏充分的民主，权力集中在最高领导机构“人民院”手中。各级组织的负责人都由上级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这种原则使同盟不可能发展为群众性的革命组织。

幸亏正义者同盟有一批思想敏锐的革命家。他们首先发现魏特林主义的错误和局限性，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来指导同盟的工作。1843年，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第一次会见恩格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格斯曾经回忆说：“……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留给我的良好印象。”②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8页。

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打算通过这个组织，同各国社会主义小组、工人团体建立联系，互相交换资料 and 情况，沟通思想，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好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吉戈当选通讯委员会委员。通讯委员会和许多社会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日益得到众多的先进工人的支持，在英国、法国、德国、瑞士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人表示愿意全力支持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从此以后，同盟就和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经常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重视正义者同盟的，对它的作用做了充分的估计。后来，恩格斯把正义者同盟的建立作为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的开端，而且把它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参加同盟。他们看到，首先必须清算各种错误思想，才可能把同盟引上正确的道路。

第一步是批判带有强烈宗派性质的魏特林主义。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展开了讨论，批评了魏特林反对用严格的科学的正确学说武装工人，全靠宣传鼓动来激发工人的观点。在这场讨论中，魏特林遭到完全失败。但是，魏特林没有接受教训，却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流合污。5月11日，魏特林独自一人拒绝在《反克利益的通告》上签名。马克思、恩格斯只好公开声明同他决裂。伦敦、巴黎等许多地区支部的领导人都纷纷写信，拥护通讯委员会的决定。早已厌烦魏特林主义的伦敦同盟盟员更靠近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了。

法国的情况不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极

大的思想混乱。卡尔·格律恩极力宣传蒲鲁东的改革计划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胡言乱语。

蒲鲁东是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1846年他出版一本书，叫做《贫困的哲学》，详细说明了自己的主张。他想把小生产者联合起来，组织生产、销售、信贷合作机构，同大资本家对抗。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资本家，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所以他呼吁无产者拿出自己的积蓄，开办合作作坊和工厂，积累出足够的资金以后再开办新的作坊和工厂。如此下去，直到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做，而且不依附资本家。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抱着这样的观点，在实践上，当然要否定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了。蒲鲁东还坚持小资产者的绝对自由思想，反对一切政治组织、政权机构，主张建立没有政权的社
会。蒲鲁东的社会改革计划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幻想。1847年，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一书，来回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应该利用大生产造成的有利条件，把无产者组织起来，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准备条件。同时，严厉驳斥了妄想通过改良去限制资本主义发展，企图使整个社会停留在小生产者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恩格斯也在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集会上，用讽刺的口吻说，除非能够用银白色月光铸造一个个的5法郎硬币才能使工人得到足够的钱实现蒲鲁东的梦想。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活跃的鼓动者是在纽约办报的同盟盟员海尔曼·克利盖和巴黎的格律恩。克利盖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社会改良协会，鼓吹超阶级的“爱”，企图说服上层人物

捐钱为无产者购买土地，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把这一套土地改革计划吹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克利盖的主张有一定的欺骗性，对于正义者同盟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针对这种情况，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立即发表了《反克利盖的通告》。《通告》说，克利盖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学说改变为关于“爱”的胡言乱语。这种胡说“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希望实现克利盖的梦呓的，只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

1846年8月15日，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消除格律恩的影响。同盟巴黎的盟员被格律恩的花言巧语和一时虚名所迷惑，成为他的追随者。如果能够把格律恩当众驳倒，就可以把巴黎的运动向前推进一步。恩格斯到达巴黎后广泛接触盟员和工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846年10月，恩格斯在一系列盟员和工人的集会上批评了格律恩的错误观点，同格律恩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一次一连争论了3个晚上。格律恩分子要求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下一个定义，企图把争论引向对未来社会无休止的猜测。恩格斯巧妙地避开了这种讨论方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实质性问题的看法。恩格斯回忆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在实质性的辩论中，格律恩的观点是容易被驳倒的。在辩论将近结束的时候，参加会议的15人中有13人赞成恩

格斯的观点。

通过这些批判和争论，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盟员都受到了教育，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且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主张。1846年11月，正义者同盟中央发出了一个通告，预定于1847年5月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通告还批评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共产主义的发明家。1847年1月20日，正义者同盟人民院决定派遣约瑟夫·莫尔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莫尔在邀请他们的时候明确表示，同盟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愿意按照他们的意见改组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了同盟领导人和大部分盟员思想上的变化和改组同盟的决心，同意加入同盟，并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847年6月2日到9日，正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代替“人人皆兄弟！”这个模糊不清的旧口号。共产主义者同盟终于高举这面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旗帜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新章程和新纲领草案。经过热烈讨论，两个文件都得到通过。新章程做了重要的变动，取消了带有纯粹的德国民族特点和密谋性质的名称“省”和“院”，去掉了半神秘主义的仪式，规定了对入盟者的要求。新章程贯彻了民主原则。规定各级领导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每年改选一次。同盟的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应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各届代表大会有权决定